

梟臣

6

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

更俗——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泉臣 / 更俗著 . —北京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20.1

ISBN 978-7-5162-2037-5

I . ①泉… II . ①更…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41285 号

图书出品人 : 刘海涛
图书策划 : 谭 军
文案统筹 : 高文鹏 崔 一
责任编辑 : 翟琰萍 王 宜

书 名 / 泉臣
作 者 / 更俗 著

出 版 · 发 行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 7 号 (100069)
电 话 / 010-63055259(总编室) 010-63057714(营销中心)
传 真 / 010-63055259
http: //www.npcpub.com
E-mail: mzfz@npcpub.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16 开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印 张 / 209.25 字 数 / 3308 千字
版 本 / 2020 年 1 月第 1 版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 ISBN 978-7-5162-2037-5
定 价 / 420.00 元(全十册)
出版声明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卷九 逐鹿

- 第八章 失城 / 1
- 第九章 水煮田鸡 / 13
- 第十章 李卓失权 / 29
- 第十一章 虜骑寇燕 / 38
- 第十二章 辽海崩溃 / 45
- 第十三章 勤王幌子 / 55
- 第十四章 柳暗花明 / 64
- 第十五章 驱狼吞虎 / 76
- 第十六章 袭东阳 / 88
- 第十七章 明州收心 / 97
- 第十八章 两淮盐银 / 108
- 第十九章 招抚红袄女 / 117
- 第二十章 攻守之谋 / 129
- 第二十一章 支持青州 / 139
- 第二十二章 红袄女之虑 / 148
- 第二十三章 李卓之死 / 159
- 第二十四章 兵分两路 / 168
- 第二十五章 京营军大败 / 179
- 第二十六章 劝诱 / 188
- 第二十七章 劝进 / 198
- 第二十八章 站队 / 209
- 第二十九章 家经难念 / 219
- 第三十章 天下形势 / 227
- 第三十一章 敌踪又现 / 239
- 第三十二章 内线外线 / 248
- 第三十三章 守淮攻闽 / 257
- 第三十四章 永嘉野战 / 266
- 第三十五章 攻城拔寨 / 272
- 第三十六章 釜底抽薪 / 280
- 第三十七章 楠溪源河谷 / 290
- 第三十八章 浙南尾声 / 297
- 第三十九章 阳信惊雷 / 304
- 第四十章 驱狼为虎 / 318
- 第四十一章 激战老塘浦 / 327

第八章 失城

张苟穿着半截袄，蹲在院子里拿沸水薹鸡毛。

宅子不大，是面街南向的四开间厢楼，推门进来便是中庭。厢楼后是座三分之一亩大小的园子，整出一片夯实了的地，堆放了些石锁等练力的物事，角落里用竹篱围出一小片菜畦，还有一眼石井。

宅子里两名仆妇都告了假回乡下过年去了。今天无须到东衙守值，张苟得闲，却被支使来做杀鸡宰鹅的事情，搞得井台上鸡血淋漓、一地鸡毛。

院墙外人声鼎沸、锣鼓声响，外府县战祸不休、民生涂炭，崇州城里虽说没有太多的奢华气息，却是难得的太平气象。

张苟当了指挥参军，月银有八两。家里儿女四人，妻妾二人，加上老爹、老娘以及投靠来的妻弟一家四口、小妾的老娘及幼弟，再加上请来帮佣的两名仆妇，每月八两银要养活近二十口人，也有些窘迫。好在军司府对吏员武官的家属，每月都按人头定量平价供给米粮油盐、布匹及果蔬鱼肉等物资，也就能应付过去。

“哎哟哟，这下等贱活怎么让姐夫来做，阿珠婆子死哪里去了？”

张苟抬头见小舅子跨门进来，站在那里说风凉话，却不过来帮忙，也不理会他。

“按说姐夫是做将军的人了，只是这栋破楼做将军府邸也太寒酸了，到底是淮东不重视姐夫你。想当年我在江宁城里揽活儿时，不要说将军了，便是将军府前的看门人，家里的宅院都要比这阔绰。”

“哪这么多废话！”张苟抬头瞪了小舅子一眼，冷声说道，“淮东哪个将官敢喝兵血，先想着自己的脑袋能不能保住。你在宅子里白吃白喝也有三个月了，我看在你姐的面上，待你也不薄。过了年节，给我滚出去，我这宅子

就宽敞了！”

心知张苟是满手血腥的人物，小舅子脸僵在那里，不敢还嘴。

张苟只觉得小舅子在眼前碍事，挥手让他离远一些。这会儿前庭门给人扣得“砰砰”直响，张苟只当衙门有什么事唤他过去，拿了布巾擦了擦手，往前庭走去，却见陈渍闯似的走了进来。

从九月以来，淮东就轮番对浙南、闽东沿海进行扰袭。陈渍率部在浙南打了两个多月，这回撤回崇州进行休整，张苟便要陈渍到家里吃年夜饭。

“这天时还早，你怎么就回城了？”张苟问道。

“杆爷要给押来崇城了，”陈渍脸色阴沉地说道，“这回怕是脑袋难保了！”

张苟骇然色变，满心疑惑，先沉着脸将院子里的家人都赶回屋去，才问陈渍道：“杆爷在睢宁当指挥使好好的，怎么会给押来崇城？”

“杆爷把睢宁弄丢了。”陈渍说道。

“什么！”张苟愣怔了半晌，才恨恨地说道，“睢宁丢就丢了，他来崇城送死做什么？”

“你知道是大小姐夺了城？”陈渍问道，“不仅睢宁，连宿豫也一并丢了！”

张苟急得直跺脚，说道：“这有什么难猜的，不是大小姐夺城，睢宁、宿豫哪有这么容易丢，还能让崇州一点儿都觉察不到？杆爷也不是头一天带兵！杆爷既然轻易地将两城送给大小姐，坏了淮东在淮北的形势，他跑到崇州来负荆请罪，算哪门子事？”

“杆爷是怕连累我们，才自个儿跑到泗阳投监的。徐刀子快马跑来找我，求我保杆爷一命，我能有什么办法？只能赶来找你商量。”陈渍焦急地说道，“杆爷正在押来崇城的路上，怕是明后天就会进城了，你说现在怎么办才好？”

张苟摸着下颌的胡茬儿，也没有计较徐刀子为何去找陈渍，而没有先过来找他，心里思量：睢宁、宿豫两城，在北线对淮东的意义，跟南线的颍泗同等重要，是淮东展开出去的两翼，孙壮拍拍屁股就自断淮东的一翼，淮东哪能轻饶了他？

张苟急得直跺脚，让家人赶紧将他的武官服拿来，要陈渍将佩刀丢在家里，随他先去东衙请罪再说。

进了东衙前院，就听见里间有人大声诉苦：“乱臣贼子，乱臣贼子！枉大人对他如此信任，授命他守睢宁、宿豫，他之作为，与开城迎贼何异？一夕之间，淮泗形势就骤然崩坏，不晓得又有多少乡民将背井离乡、死于战祸。睢宁城两番从老夫手里丢走，老夫也无脸再见郡司长官，只希望能亲眼看到

这贼子受诛而死！”

见陈恩泽守在官厅外，张苟问道：“谁在里面？”

陈恩泽还没回答，就听见里面林缚的声音传来：“李大人少安毋躁，两番失城，实非你的过错，岳督及郡司诸位大人都会明白，贼寇流匪，叛来叛去，本无信义，也是正常，李大人可不要为此气坏了身子。待孙壮押来，本官自然会给你一个交代。”

张苟想起先前那个苍老的声音是睢宁知县李卫，原来孙壮还在押解途中，李卫倒先赶了过来，想来孙壮将睢宁、宿豫二城丢给大小姐，怕激怒淮东，没有留难原睢宁、宿豫两城的官吏，心想只要事情留有余地就好。

张苟拉了拉陈渍的衣袖，要他先留在外面。

陈渍不解，他心里急切为孙壮开脱，抬腿就往官厅里闯。

林缚见陈渍没有通报就跨门进来，脸色一沉，喝道：“出去！没有通报，没有得到准许，谁让你进来的！”

陈渍也是暴躁性子的一个人，偏偏被林缚当头一喝，陡然间便心慌起来，硬生生地收回跨进门槛的脚。

张苟在门槛外说道：“军情参谋司指挥参军张苟携崇州步营第一营指挥陈渍特过来向大人负荆请罪！”

“进来吧。”林缚说道。

张苟与陈渍走进官厅，林梦得、秦承祖等人都在；李卫坐在林缚的下首，看他们的神态有如看仇敌。

张苟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想请罪，不知道该请什么罪；想求情，也不知道该怎么替孙壮求情——按说他与陈渍这时应该不知道这个消息才是。

张苟与陈渍在堂前跪下，叩头道：“孙壮愚于旧忠，实无坏心。”

“说得好听，”林缚冷声道，“四五十万饥民，有如蝗群，东进过境，片草不存。他孙杆子是没有坏心，对旧主还存有忠义，真是好啊！拍拍屁股就将两城丢了出去，但是睢宁、宿豫、沭阳、海州以及山东等府县的百民民众又有何罪过，偏要受他的牵累再遭一次大劫难？”

张苟脸色沮丧，他是从流民军过来的，知道人将饿死，到绝望时会做出怎样的事情来。被陈芝虎困在淮阳城里数月、奄奄一息的四五十万饥民，一旦东进，就是放开闸的洪水、下了山的饿虎，大小姐根本就控制不住。

要是红袄军将睢宁、宿豫以及泗水以东诸县再糟蹋个遍，林缚有什么理由还饶过放祸水东进的孙壮一条命？

这会儿，铠甲俱全的周普按着腰间佩刀走了进来，看到跪在地上的张苟、陈渍，骂道：“你们两个龟孙子知道消息倒快，是嫌这边不够热闹？”

张苟、陈渍没敢回嘴。

林缚问周普：“都准备齐当了？”

“第一营、第二营轮到值宿，能随时出发，另两营最快要等明天早晨，”周普说道，“大过年的，也不得安生！把孙杆子那龟儿子斫碎了，先给大伙儿解解气！”

林缚无力地说道：“你先率两营随我北上，”看了地上跪着的张苟、陈渍，说道，“给他们准备两匹马，也给李大人准备一辆马车……不知道刘庭州跟江宁那面会发怎样的脾气！”

孙壮弃守睢宁、宿豫二城，仿佛在淮泗地区打开一个大缺口，被陈芝虎困在淮阳的数十万饥民，如洪水猛兽似的蹚过汴水东泄而来，顿时将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的淮泗形势搅得一塌糊涂。

张苟、陈渍随林缚马不停蹄地赶到山阳驰援，已经是崇观十三年元月初三了，孙壮也是中途被林缚传令带回山阳羁押。张苟、陈渍在山阳里的大牢里，看到被重枷锁住的孙壮。

孙壮乱须如虬，坐在牢里的干草堆上闭目养神，听着铁制监门打开的哐当声，睁开眼，就觉门口的强光刺眼，张苟与陈渍背光走进昏暗的大牢，他一时也没有认出来。

等认出二人来，孙壮哈哈一笑，说道：“哭丧着脸给鬼看啊！能在死前见你们一面，也算值了。大小姐走投无路，四十万人被困淮阳城，我不帮大小姐一把，死后无脸见安帅，也希望不会害你们受牵累。”

“你这只疯狗，你全你的忠义，却把我们一起拖下水，”隔壁监房里有人冲着孙壮破口大骂，“要是害爷爷给一刀砍了，爷爷做鬼也不放过你！”

“呸！贪生怕死的孬种！不念安帅当年待你们如何，只贪图自家的富贵，死了活该！”孙壮啐了一口，回骂过去。

淮泗战事之后，流民军一部分归降，一部分随刘妙贞西渡汴水，一部分随孙壮编入步军司北军，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北军一万两千卒，孙壮所辖部众不过四千人，其余人只是受他节制。孙壮假戏真做，将两城丢了，将四千部众也交给马兰头，自个儿跑到泗阳来投监。

北军的其他将领都是被孙壮以及带部潜入两城来的马兰头所部胁迫丢了

城，失城后，有人重新投效旧部，也有三十余名将领带着家小跑到泗阳投监。占了两城的马兰头，也没有为难他们，只是将他们手下的兵卒扣了下来，任他们带家小离开两城。

这三十多名北军将领里，倒不是说洗心革面、一心跟着淮东混，而是对流民军的前途实在没有信心；再说了，他们真要是忠心耿耿、不忘旧情，当初早就随刘妙贞西渡汴水进淮阳了。不过到泗阳后，曹子昂一时也无法分辨真假曲直，以失城之罪，将他们统统关进山阳县的大牢里，等林缚过来一并处置。

本来都是手握兵权的淮东北军将领，因为孙壮的缘故，一夜之间失去兵权不说，还沦为阶下囚，叫他们如何不恨孙壮？孙壮要尽对安帅、对红袄女的忠义，率部去投靠也可以，偏偏将他们都拖下水，叫他们怎么心甘？

当然，除了这三十多北军将领，孙壮过来投监时，也有十一名部众相随。这十一人，有孙壮的部将，有孙壮的扈卫，都不愿看孙壮一人过来受刑就死，追随过来。

这两拨人有个很明显的区别，孙壮与其部众，将家小都留在睢宁，他们过来就是打算投监送死的，以全兄弟之义；其他的北军将领，将家小带上离开双城，是确实不想跟流民军再搅和在一起。

张苟与陈渍一路过来，也大体将里面的是非曲直理清楚，看着孙壮与人对骂，心里又是悲凉又是难过，不忍孙壮受这些人的污辱。张苟对他们说道：“你们的事情，待制置使核实清楚，自然会放你们出去，你们还是少安毋躁的好。”

听张苟这么说，这三十多名受牵累的北军将领都一时息了声，转过头来跟随张苟、陈渍进监房来的陈恩泽叫冤诉苦。

张苟、陈渍及陈恩泽看过牢中监押的诸将，便去林缚在山阳县里的临时行辕见他，没走进官厅，就听见刘庭州严厉的指责声：“你纵贼东逃，养寇自重，当真以为天下人都瞎了眼睛不成？”

张苟与陈恩泽面面相觑，他们都晓得刘庭州与军司府不对付，怎么刚赶过来就吵上了？听刘庭州的语气，将两城失守的责任，都推到了林缚的头上。

三人硬着头皮走进官厅，就见林缚铁青着脸回应刘庭州：“丢了两城，我有责任，但要说纵贼、养寇，刘大人这污水未免泼得太爽利了！”

除了刘庭州，检校御史唐恩叔及新赴任的淮安知府刘师度、山阳知县梁文展等人都在官厅里；还有两人的面孔很陌生，张苟未曾见过，一人穿着骑

都尉武官服，一人穿正五品文官服，想来都不是小角色，看他们的神色，似乎都站在刘庭州那一边。

“你敢说当年红袄匪军西渡汴水进淮阳，不是你私纵所致？”刘庭州脸涨得通红，说到激动处，颌下白须颤抖，“今日失二城，与当年你纵红袄匪军西渡汴水，有何两样？旁人不晓得孙壮与贼暗通款曲，又岂能瞒过你的眼睛？”

“刘大人，你高看我了，”林缚冷冷一笑，说道，“照你所说，你当年率渡淮军北上，在泗阳吃了大亏，受了贼寇多少好处？”

“你……”刘庭州没想到林缚反咬一口。

“林大人、刘大人少安毋躁，你们这么争，也争不出个是非曲直来，”站在刘庭州身边穿五品文官服的中年人开口说道，“既然宿豫、睢宁有失城将领过来投监，主动担下失城之罪，林大人，你看是不是将这些人交给我带走。”

“你带走？”林缚眉头一竖，看向中年人，冷声说道，“柳大人，你这话说得轻巧，这年头谁敢拍着胸脯说自己百战不殆！要是丢掉一两座城池，就把人交给你带走，淮东大小几百个将官，以后谁还敢去守城池？”

柳叶飞被林缚顶了一句，一口气堵在心里吐不出来。

刘师度出来打圆场：“眼下之际，当是诸方竭力遏制住贼寇东进之势，而不是急着追究谁的责任。要说责任，也只能怨贼人太狡猾，陈将军明明在西边布下天罗地网，谁晓得他们会往东逃呢。”

张苟心里松了一口气，只要林缚不把孙壮等人交出去，还有挽回的余地。

林缚蹙着眉头说道：“我累了，不跟你们争吵，你们要是商议出什么办法，通知我便是，我会竭力挽回形势的。”说着话，便将满堂人丢下来，他自个儿走回后面去了。

刘庭州甩袖而走，检校御史唐恩叔以及那两个生面孔都跟着刘庭州离去。刘师度、梁文展等人留了下来，曹子昂笑着跟他们打招呼：“大过年都不得安生，大人三天之间率骑营驰援山阳，却被刘庭州大人如此质疑，换了谁，心情都不会好受，还要请你们多担待。”

“好说，好说。”刘师度说道。他本打算年节过后再来淮安赴任，出了这桩事，他也是年三十夜里从床上爬起来，带了两个小厮赶来赴任。

这时候张苟才知道那个身穿骑都尉武官服的中年人，是陈芝虎的副将高义；穿五品文官服的中年人，是江宁派来责问失城之事的总督府参事官柳叶飞。在陈芝虎及江宁诸人看来，淮阳残寇在陈芝虎部、长淮军及陈韩三部围

打下奄奄一息，已经最后垂死挣扎了，便因为这边失了两城缓了一口气——他们一时还无法调整部署，就先一起过来追究淮东的责任。

宋佳坐在小亭里烧水沏茶，看到林缚走进来，笑着说道：“前面吵得可真热闹，我想不听都不成。”

“刘庭州他人不笨啊，这事瞒不过他。”林缚在宋佳对面坐下，将茶台上斟满茶的杯子拿起来抿了一口，见茶不烫，又一口饮尽，脸上哪有半点在前厅的怒容？只是在前面争得口干舌燥，需要茶水解渴。

“睢宁、宿豫一失，曹大人就将肖魁安及淮安府军北调，去加强沭阳的防守，”宋佳伸出纤纤玉手，又往林缚杯里倒满茶，说道，“别人一时半会想不明白，过些日子，多半也能想明白过来。泗阳以北，你不做任何布置，便是你最大的布置。你说说看，驻守睢宁、宿豫的二十营，名义上归属淮东军司，但你几时调得过？再说睢宁、宿豫也非淮东两府十一县所辖的地盘，按说是要划给徐州的，无非被你耍了赖皮，用孙壮霸占陈韩三的两处地盘，压着不让陈韩三将手往南伸。如今孙壮换成刘妙贞，对你又有什么损失？要是刘妙贞接受招安，接受淮东的改编，可才是叫你占了大便宜呢。”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林缚叹了一口气说道，“不管怎么说，刘安儿的死，我推卸不了责任。就当时的情形，刘安儿不死，整个江淮都会动荡不安。如今燕北岌岌可危，东虜一旦破关进来，从晋中、河北到河南，都是大漏水，陈芝虎若将淮阳四五十万人屠个干净，又能有什么好处？这四五十万人留着，说不定以后会有大用处。”

宋佳点了点头，一旦燕北防线崩溃，东虜大部骑兵将很容易往淮泗地区渗透，唯有装备精良的精锐步卒，才能在一马平川的河淮平原上，与虜骑对抗。要是有三四万虜骑集群往淮泗渗透，淮东在北线不足万余精锐步卒，如何抵挡？难道要将淮河以北的地区全部丢掉？

再者，陈韩三是个很不确定的因素，江宁众人对他不待见，他在徐州也十分困难，但他手里始终握着两万精兵。无论是北面的梁家，还是淮东，短时间里都没有办法将陈韩三一口吃掉，也没有这个名义——一旦虜骑打透淮泗，陈韩三叛投东胡人，淮东要如何应付？

红袄女自然也不会轻易降服，但留着红袄女作为淮东的外围缓冲，至少能帮淮东争取一年的时间出来。在这点上，红袄女起的作用，要比孙壮强。孙壮名义上仅节制一万两千弱旅，并且治军、理政上，孙壮要差红袄女太多。

也正如宋佳所说，在淮泗战事之后，除了每半月给孙壮所部集中供一次粮饷，林缚对泗阳以北地区就不再做任何布置，这恰恰也是他最大的布置——别人看不透，宋佳自然能看透。

说到陈芝虎，宋佳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宋家死在陈芝虎刀下的子弟也多。

“陈芝虎离开李卓，只是一把锋利的刀，”宋佳说道，“李卓是能将这把刀用好的人，其他人不行。陈芝虎光在西边堵漏，甚至都不防你这边的缺口。孙壮丢了两城，给红袄军打开东进的口，刘妙贞又亲自率两万精锐在淮阳断后，陈芝虎就束手无策，便知他打仗行，可惜太缺乏大局观。”

“未必，”林缚摇摇头，说道，“他派高义过来，也有可能是怕遭淮东的黑手。”

“也是，睢宁、宿豫丢得也太干脆利落了，换了谁都会起疑心！”宋佳掩唇而笑，说道，“也难怪刘庭州过来指着你的鼻子骂。对了，你还要容他继续留在淮东跟你唱对台戏吗？”

“怎么不容？淮东有个人能跟我唱对台戏，江宁方面便会觉得淮东的形势还没有脱离他们的掌握，便能让他们心安一些。”林缚说道。

“那你这次怎么堵他的嘴？”宋佳问道。

“北军这回算是全军覆灭了，”林缚说道，“多出来的一万两千兵额，我划八千给他，他大概就会闭嘴了。”

“那还不是你要让肖魁安永远守在沭阳？”宋佳一眼就看穿了林缚的心思，“那从此以后，淮河以南，就没有真正能碍得了你的势力了。”

“前些日子要求海陵府衙所有官吏务必在初五日之前到崇州报到，我人却被牵在这边走不开，不晓得背后有多少人骂娘呢。”

林缚拈了枚瓷质棋子，在黑子龙头上扳了一下，当头封住李卫的棋势。李卫蹙眉思棋，似乎没有听到林缚自嘲的话语。

梁文展坐在一旁说道：“社稷艰难，大人马不停蹄地奔波，海陵府衙的官吏哪一个不感怀于心？”

“不用安慰我了，我还是有些自知之明的。”林缚笑道，“刘庭州今天消停了些没有？”

“到这会儿还没有见到他人呢，”梁文展说道，“淮东步军司北军的十二营编制给了他，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柳叶飞、高义怕是对刘庭州都起疑心了吧。再说睢宁、宿豫两城虽然丢了，但形势毕竟没有像预料中那样崩坏。

陈芝虎在西边所行禁绝之政，本来就得了人心，偏偏江宁那边还支持他。”

梁文展说的也是实情，对流民军的政策，是剿是抚，朝野素来都有争议。

李卫对二人的对话充耳不闻，专心致志地应了一子，林缚又从棋盒里拈出一子，不忙着落子，问李卫：“李大人真就下定决心不再入仕了？”

“不了，”李卫摇头说道，“两次把睢宁城弄丢了，没脸再见同僚故友了。”

“我家里有个顽劣的小子，也快到识字的年纪了，请李大人屈尊当个西席先生如何？”林缚问道。

“大人是杂学大宗，李卫区区一介迂腐，哪能入得了大人的眼？”李卫不冷不淡地说道，“怕耽误了小公子的学业。”

“我家那小子让他快活两三年再入学不迟，李大人也不用忙着拒绝我，如今你我做个棋友也不错，”林缚应了一手，又问道，“不会连棋友都做不成吧？”

李卫没有吭声，只是伸手从棋盒里拿棋子，算是用实际行动做了回答，一枚棋子拈在手里半天，没有落下，终是抬起头问林缚：“淮东骑兵渡淮北上了，肖将军也守住沭阳，流寇暂时也渡不过淮河，东进也过不了沂水，北面有陈韩三挡着，但是睢宁、宿豫两县，八千户、四万口人好不容易归乡安顿下来，大人真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再陷入大难之中？”

淮泗战事后，没有人愿意去宿豫、睢宁任官，李卫一人兼知两县，从县民里选拔吏员，辛辛苦苦地做安抚流难的工作。两县极为困乏，缺少农具，没有畜力，储粮非常有限，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李卫这段时间来，也陆续招抚四万口人归乡安置，算是极为了得。若有四五十万饥民涌入睢宁、宿豫两县，谁都知道会出现怎样的后果。最大的可能，就是饥民的规模再添加四五万人。

东南西北要是有一路封不住，四五十万饥民便会像蝗群一样，掠境大寇。即便是封锁住了，这四五十万人，最终能活下来的也不会超过两成。

林缚手伸到棋盒里把玩棋子，脸上却苦笑道：“我这时候要派人去招抚，陈芝虎生吞我的心思都有。”

“难道大人将四五十万人放进来，就一点后手都没有？”李卫问道。

林缚一怔，手伸到棋盒里一时间忘了抽回来；梁文展也颇为意外，没想到李卫区区一个知县，眼睛倒是看得明白，也许长期身在睢宁，看得更清楚吧。

“君不养民，民自养之，天大地大，活着最大——也怨不得流匪四掠，饥时易子而食，谁还顾得上礼义廉耻、忠君孝师？”李卫继续说道。

李卫这番话，令梁文展听了也暗暗动容。他虽然也铁心随了淮东，但这

种无君无父、大逆不道的话，还说不出口来，暗道：这老头这几年在淮泗受的刺激不小啊！

上回睢宁城破，李卫不忍心杀女欲上吊自杀，战后又在睢宁待了这么长时间，思想上要没有改变，那才叫怪了！林缚这才回过神来，从棋盒里抽出手，缓了缓脸色，说道：“李大人这番话，我便当你没有在我面前说过。”

李卫不为林缚的话所动，继续说道：“大人若有招抚之意，李卫拼着这把老骨头，替大人到睢宁跑一趟。”

林缚摇摇头，说道：“陈芝虎且不去说他，江宁那一关，也是绝过不了的。”

宋佳在旁边说道：“张苟、陈渍二人，好像在外面跪了有好一阵子了。”

“让他们继续跪着去，”林缚不耐烦地说道，“这里哪个人想见他们？”

李卫说道：“前尘往事已过，大人无须再为老夫避讳什么。”

林缚抬头看着李卫，戏谑笑道：“便宜外公也做？”

李卫倒是抹不下脸来了，被林缚这一句话羞得老脸通红；便是站在一旁的宋佳也听不过去，暗中踢了林缚一脚，要他见好就收。

李卫在这里能说这一番话，从此就算是上了淮东的贼船，再也跳不下去了。

李卫任官，素来清廉，又有能力，在淮泗很有民望，所以流民军破淮泗诸城后，一心想要招降他。李卫坚持不从贼，睢宁收复后，他从狱中得脱，坚持留在睢宁做招抚流难的工作，声望更隆。在士子清流里，李卫也有美誉，他铁了心投附淮东，对淮东来说，是一个好的契机。

梁文展这才确认陈渍霸占李卫之女为妻，还生下一子的传闻是真。

林缚坐直身子，吩咐亭子外的侍卫：“看在李公的面子上，将那两人带进来。”

过了好一会儿，李卫脸色才恢复如常，看着侍卫将张苟、陈渍两人领进来。

张苟、陈渍走进院子来，在亭子外跪下。陈渍见李卫也在亭子里，微微一怔，埋着头不吭声。张苟见林缚与李卫在下棋，说道：“末将有事相禀……”

“有什么话快说，没什么事不要打扰我们下棋。”林缚不耐烦地说道。

宋佳在旁边解释道：“李公不是外人，张参军有什么事要说，便说吧。”

张苟迟疑不定，不明白睢宁知县李卫何时不是外人了？那山阳知县跟淮东又是什么关系？但还是硬着头皮说道：“末将与陈渍商议，刘妙贞、马兰头等贼首或有被淮东招抚的可能，请大人许末将到睢宁走一趟。”

林缚将棋子丢入棋盒，侧过身来看着跪在地上的张苟：“你们认为如此，

能保孙壮一命，好全你们的兄弟之义？”

“末将只是一心为淮东着想，没有其他想法。”张苟叩头说道。

“都学会说漂亮话了，”林缚冷嘲热讽道，“便是刘妙贞、马兰头愿意接受淮东的招抚，那我问你们，淮东有招抚他们的可能吗？岳冷秋、陈芝虎、陈韩三费了这么大的劲儿围剿他们，孙壮丢了两城，开了个口子，让他们缓了一口气，这会儿他们就接受淮东的招抚，外人如何看待淮东？”

“末将不知。”张苟硬着头皮答道。

“刘妙贞还在淮阳守着，四五十万饥民像蝗群似的涌到汴河西，你轻轻松松说一句招抚，这四五十万饥民要如何招抚？”林缚又问道。

张苟又愣怔在那里，这个问题他还是回答不了。

“起来吧，”林缚挥了挥手，说道，“你护送李公到北边去，去跟刘妙贞、马兰头说，淮东每个月借他们四万石粮，你跟他们可要说清楚了，每个月四万石粮是借给他们的，总有一天，我要向他们讨回的；还有，他们不得在泗阳北面、沂水西岸设防。其他事情，淮东一概不予理会。”见陈渍也要跟着张苟站起来，又板着脸说道，“你给李公叩三个响头再起来！”

陈渍跪了一天，脑子都跪糊涂了，听林缚这么说，也不问什么，便朝李卫“嘭嘭嘭”叩了三个响头。李卫身子僵硬地侧着，也不说受礼，也不说不受礼，一时间面子上总下不来。他即使猜到林缚有后手，但听到林缚张口每个月秘密借红袄军四万石粮，还是吓了一跳：一个月四万石粮，一年就是四十八万石，淮东两府十一县去年上缴郡司的税粮也就这个数而已。

淮东有此能力，也难怪不再把江宁放在眼里了。这时候不直接招抚，也许是不想将最后一层脸皮撕破，也许是要借刘妙贞的力量去打击陈韩三——毕竟一旦刘妙贞接受招抚，就没有打陈韩三的名义了。

“至于孙壮，身为淮东军将，私通流寇，罪不罚不行，与随他过来投监的十一员部众，一律剥去将职，编入崇州步营第一营当兵卒，首功不满十桩、获级不足百，这些人一律不得提拔。”林缚盯着陈渍，“你要是敢背着我徇私枉法，小心我扒下你身上的甲皮！”

“末将不敢。”陈渍忙不迭地替孙壮谢恩。

“你去睢宁，将他们的家人也接来淮东吧，”林缚又吩咐张苟道，“你去跟孙壮说，他对刘安儿的恩义，从今日起便算是还尽了，不要跟我再玩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把戏。”

张苟、陈渍都跪下来叩头谢恩：“大人对他恩重如山，他再不识好歹，

我等也绝不饶他！”

林缚暗叹一口气，这世道杀人如麻是寻常事，却丢不掉恩义忠孝。从曹子昂、秦承祖，到周普、宁则臣，一个个都要保孙壮不死，更要保随孙壮过来投监的十一员部众不死。想想也是，像傅清河、秦承祖、曹子昂等人宁叛朝廷、不背苏门，还不是坚持忠义之念？

林缚接过宋佳递给他的空白函，签押了命令，扔给陈渍：“滚下去领人吧，不要再在这里碍眼了！”

第九章 水煮田鸡

陈渍拿到林缚的手令，当天就将孙壮及部众从牢里接出，到行辕外叩了头，兔子似的溜回崇州去了；张苟当天也与李卫渡淮，经泗阳秘密前往宿豫，与流民军接触。

曹子昂处置完泗阳军务，回山阳县才知道林缚将孙壮等人夺去将职后编入崇州步营，说道：“你把孙壮等人丢给崇州步营，周普知道了可不要跟你急红眼？当初他可是费了好一番力气，才将孙壮生擒的。”

“所以在周普反应过来之前，我赶紧让陈渍将人领走了。”林缚笑着说。

“孙壮被剥夺指挥使的将职，要从军卒做起，骑营近期又无战事可打，孙壮要积累足够赎罪的战功，谈何容易？”宋佳在旁边说道，“如今用崇州步营登岸袭浙南、闽北，积累军功也容易，等到周将军真要用人的时候，将孙壮及部众调入骑营，也能用到刀刃上。”

“首功十桩，获级百人，不容易啊！”曹子昂轻轻一叹。

若是在一场会战里，一支十二人的尖兵，能获得毙敌百人的战绩，至少能将当面敌阵彻底粉碎掉！

在攻城战中，十二人的尖兵攻上城头，能获得毙敌百人的战绩，这座城池差不多也就攻下来了。崇州步营此时正与靖海水营配合着，对奢家腹地进行袭扰，偶尔会有攻城拔寨的战事，的确需要这样的尖兵。

搁下孙壮等人不提，曹子昂又问对其他北军将领的处置——孙壮丢掉两城时，还有三十多将领带着家小过来。

“这三十多人，良莠不齐，”林缚蹙眉思虑，说道，“择优而用之，不堪用的也比照原将职如悉发放俸银，暂时就这么处置吧。”

对孙壮的处理会有一些负面影响，林缚几乎能想象到刘庭州知道这事后，会拿怎样的语气对他咆哮。

果然，刘庭州知道林缚让人将孙壮等失城将领从山阳县大牢里提走，就与唐恩叔、高义、柳叶飞等人过来兴师问罪。

“孙壮等人有失城之责，我夺去他等将职，充为军卒，处置有何不当？”林缚坐在官厅里，镇定自若地应对刘庭州的责难。

这年头除了斩立决、秋斩等刑外，流放充军算是最严重的一种处罚了。不过林缚倒是明白，刘庭州想追究的不是孙壮等人的罪责，而是想追究他纵红袄军东进的责任。

刘庭州心里愤恨，却无奈抓不到林缚的把柄，坐在官厅坚硬冰冷的椅子上，十分不舒服。

林缚打了个哈欠，说道：“与其纠缠这些，不如讨论如何处理后事吧。请奏调肖魁安为步军司北军指挥使的文函，要过几天才能等到江宁兵部的回复，但淮泗形势严峻，重组北军的事情不宜再耽搁。刘大人莫非一定要跟我在细枝末节上争论出一个是非黑白之后，再讨论这些事情？”

刘庭州当然不愿意被别人说成不知轻重缓急的人，但是被林缚如此轻易地转移话题，心里也是十分的不甘。

刘师度在旁边附议道：“重组北军之事，当是要务，拖延不得。”

林缚看了高义、柳叶飞一眼，意思是说接下来是淮东内部的事情，与你们二人无关。高义与柳叶飞无奈，只得先告辞离开，然而离开时，柳叶飞对刘庭州望了一眼，眼神里有着明显的不信任。睢宁、宿豫两城丢掉，之前的淮东军步军司北军算是“全军覆灭”，林缚提拔肖魁安做北军指挥使，重组北军，给了十二营的编制——这个肖魁安可是刘庭州的人。

刘庭州指责林缚养寇自重，但在外人看来，刘庭州此次所得的利益，倒是要比林缚更大，也难怪柳叶飞怀疑刘庭州跟林缚不是真的在唱对台戏。

林缚将他看刘庭州的眼神看在眼里，心里只是一笑，也不说什么。

肖魁安此时在沭阳守备，脱不开身来，重组北军的事情，林缚与刘庭州定下章程，要肖魁安依着行事便是。

林缚是希望从沭阳、海州一带招募流勇编入北军，实际以此缓解沭阳、海州两县的粮荒与治安压力。这年头当兵钱饷虽然不多，但勉强能让一家人果腹不至于饿死。林缚给北军十二营正卒六千、辅兵两千共八千兵员的编制，算上家属，差不多能解决沭阳、海州两县超过三万流民的生存问题。